

桂 老 魏

刊头书法 陈峨

我握着家里的老式莱卡相机,缓缓推开武康大楼的铁门。心中很是沉重,我要为这沧桑老人拍摄几组照片。手落在黄铜门把,突然掌心发烫。取景框里对焦的螺旋楼梯开始逆时针旋转,我凝神观望,恍惚间1934年的那缕阳光从巴洛克式穹顶漏了下来,照见穿着绣花旗袍的影星胡蝶正倚着柚木扶手抽烟。楼梯间光线透过窗户的框架映射,有缕金线忽明忽暗,像这座公寓楼永不愈合的时间裂缝。

七楼转角的窗变成时空放映机。当我用长焦镜头对准窗格,1942年的法文报纸突然在霉斑中显影,积着一层灰尘的桌子

时光褶皱里的“诺曼底号”

田林第三中学 周牧谦

上,一次性纸杯中装着热气腾腾的陈年咖啡。犹太裁缝雷瓦克家的留声机正在播放《玫瑰人生》,音针划过黑胶唱片的杂音里,混着当代网红直播间的背景音乐——穿洛丽塔裙的姑娘正用沪语介绍vintage(复古)胸针。

在顶层露台,我撞见穿背带裤的建筑师邵达克,他手里握着一支铅笔,我手中捧着几支水彩笔,我们一同在晨雾中勾勒大楼轮廓。他画下的新古典主义的山花与我添加的几道城市间的霓

虹在速写本上共生。当忙碌奔波的外卖小哥骑着电瓶车从淮海路的梧桐影里穿过,1930年的有轨电车竟从同一道光轨上并行驶过,一下乍现出泡沫般的幻影,空留叮当声与蜂鸣器在时空中撞出青铜色的斑驳回响。

暗房里显影的照片泄露了秘密:晾着旗袍的天井里,晾衣绳突然化作五线谱,水滴坠落的节奏恰是周璇《天涯歌女》的过门。某个窗口午夜亮起的暖光中,穿睡袍的郑苹如正在给重庆

发密电,手机充电线的红光与老台灯的绿罩在时空褶皱里交缠成摩尔斯电码。

离开时门卫递来一份泛黄的《申报》,头版赫然印着的照片竟是我上午拍摄的那条蜿蜒不尽的楼梯。原来每个按过快门的瞬间,都在这艘永不靠岸的“诺曼底号”里生了根。那些在八角形拐角撞见民国烟云的人,何尝不是把自己的倒影嵌进了武康大楼的清水红砖?每一块砖、每一道梁,都诉说着武康大楼的过往与今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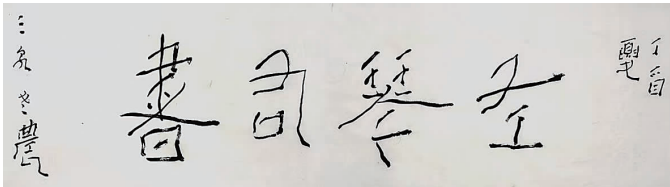
当暮色给赭石外墙刷上第九十九层釉彩,所有时空的租客都成了这艘航船永恒的乘客。



孙燕平

上海“九三学社书画院”画师,上海市书协会员,上海徐汇区书画协会理事,上海华山美术学校教师。

2001年,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《孙燕平作品集》;2002年,参加上海市美术大展,作品在《美术》杂志上发表并成功拍卖;2023年11月,《淪艺术》视平线画廊书法展;2024年5月,《孙燕平综合版画展》;2025年1月,《海上书画名家迎新作品展》。



▲ 书法《左琴右书》
▲ 书法《明·施渐:赠欧道士卖茶》



有事找老张

沈亚

老张的修车铺,开在小区楼下。铺面不大,但收拾得极为整洁。各种修车工具,整齐列队,排挂在墙壁上。小零件收藏在铁盒里,分门别类贴着醒目的标签。

老张六十多岁,背微驼,手指关节粗大。这是三十多年来,他与铁器打交道的见证。早年,老张专修自行车;后来,电动车日益增多,他又开始修电动车。

老张修车有个特点:慢。别人半小时能修好的,他往往要耗费双倍时间。起初,我以为老张技艺不精。后来发现,他总要干点额外的活儿。比如:有人来补胎,他很快就能弄好。但他还要给链条上机油,换掉磨损的小零件,最后却只收取补胎的钱。

早些年,的一个冬天,一位年轻人推来一辆破旧旧自行车。车子锈迹斑斑,链条松垮,骑起来“咔嗒”作响。年轻人说,

他刚参加工作,暂时还买不起新车,就在旧货市场淘了辆旧的,想修好了送给在乡下读书的妹妹。

年轻人走后,老张将自行车拆得七零八落,连小钢珠都一粒粒洗擦过。那天我路过时,他正用砂纸仔细打磨着,鼻尖几乎贴到了车轴上。

“这个破车值得这么费心吗?”我问他。

老张头也不抬:“车子不值钱,可那孩子的心意值钱。”

三天后,那辆旧自行车焕然一新。年轻人来取车时,高兴得抓耳挠腮。老张却执意不肯收钱:“就当是送给你妹妹的新年礼物吧。”

这么多年来,老张修了无数辆车,日子却过得紧巴巴。我曾问过老张,为何要做赔本生意?他笑着说:“情义有时比生意更重要……”

后来,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,家里添了很多电器。老小区里老年人居多,电水壶、遥控器、电子表等出了问题,却找不到人修理。于是,老张自

岁末(2025年11月30日),来自长三角的600名冬泳健将在东海湾劈波斩浪,参加过10多次全国冬泳锦标赛的老魏也参加了。

冬泳是淬炼意志和体质的健身运动,一般从12月初开始,到第二年3月止。容易结冰的冬天,唯独冬泳能“破冰”,兴趣爱好无疑是火热的融化剂。老魏八十出头了,冬泳兴趣不减。冬泳的水温规定在17摄氏度以下,不敢下水的人多,老魏总是第一个下水做示范、讲体验。他说冬泳的痛苦仅在下水那一刻,仅一分钟时间,好像刀割针刺非常难受。一旦熬过这60秒,带来的感觉是舒适一整天。每年坚持冬泳两三个月,其好处无法言表了。入冬后老魏每月游20天左右,从来没有患过流感,每年体检健康数据绿色。下水像“蛟龙”,上山像“猛虎”,是他的真实写照。

冬泳乐

王妙瑞

照。退休后他2次获得全国冬泳锦标赛铜牌。一次出游浙江江郎山,海拔824米的高山,有3500级台阶,他爬到山顶也不觉累,厉害吧。

大江大河里常闪现老魏的冬泳身影,因为在长江、黄河、松花江和新疆喀纳斯湖、云南洱海、浙江千岛湖等举行的赛事多。最冷的一次在东北,气温零下27度,65岁的老魏跳入冰冷刺骨的水里比赛。70多岁时,参加在美国纽约和斯里兰卡等国举办的国际冬泳赛事,一展中国老人风采。

蜡梅花和迎春花接替绽放时,老魏在冬泳的水花中游得欢,正应了一句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名句。所以许多人也叫老魏是“老鸭子”。其实他面相不老,当爷爷的人像刚退休的人,我问他是否与长期冬泳锻炼有关系?是的,老魏露出了笑容。

己钻研学习。不长时间,遇上一般故障,他都能“手到病除”。

时间稍久,“有事找老张”这句话,就成为小区居民的口头禅。每次,“万能修理工”老张总是乐呵呵承接下来,修好了再给人家送上门。有时候,老张忙得没空,就让在附近开杂货铺的儿子去送。后来,老张干脆在“修车”的店招最下面,加上一行小字:义务修理家用小电器。

不久,电动自行车开始时兴,老张自己花钱买回一辆新车,拆解后仔细研究;碰到琢磨不透的地方,他就去专卖店请教。老张修车的节奏,依然是个“慢”字。

去年夏天,老张突然中

风。从医院回来那天,小区里的人不约而同来到老张家。大家见面寒暄之后,也不多话,留下水果、鲜花,还有炖好的鸡汤……老张连声推辞,却抵不住众人如春阳般的暖意。

因为身体原因,老张的修车铺关了一段时间。但不久,修车铺又开张了。这回修车的,是老张的儿子;而腿脚不便的老张,替儿子守着杂货铺。儿子虽不像老张那样“全能”,但修车之“慢”,却与老张如出一辙。

老张修车几十年,没发大财,却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,将人心擦拭得光洁透亮。那些叮叮当当的敲打声,就像细密的针线,织就了一张兜住人间温情的网。

